

大雲山房文稿

六



大雲山房言事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

與朱幹臣

與朱幹臣

荅秦撫軍

與饒陶南

與周菊侔

荅顧研麓

荅顧研麓

與聞茂才

荅黎楷屏

與黎楷屏

與吳良園

與福子申

與廖永亭

與廖聽橋

與徐臞仙

荅曹侍郎

與舒白香

與舒白香

荅鄧過庭

與裘春州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陳雲渠

荅李守齋

荅楊貫汀

與鄒立夫

二首

與邱怡亭

與章澧南

與湯敦甫

與楊鹿柴

與余鐵香

與胡桐雲

與孫蓮水

與瞿秩山

與秦筠谷

與左仲甫

與陳寶摩

與趙石農

與趙石農

卷二

與秦省吾

與李汀州

與李汀州

與莊大久

與李愛堂

答方九江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

與陳薊莊

與黃香石

以下家書

答姚秋農

與姚秋農

與姚秋農

與姚來卿

與來卿

與來卿

荅來卿

荅來卿

荅來卿

與來卿

荅來卿

與二小姐

以下補遺

荅董牧唐一

荅董牧唐二



與胡竹村一

與胡竹村二

與朱幹臣

東垣之遊已二十五年鄙人雖有一日之長然彼此切磨斯道之常耳吾弟前書稱老夫子大人鄙意頗不願從俗何也古者弟子面稱師曰子其爲他人言之不面稱曰夫子顏淵夫子循循然子貢夫子之文章與子太叔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駢夫子禮于賈季從同皆非面稱也至戰國時方面稱夫子漢唐亦有此稱然不必弟子明嚴分宜當國其門下諛之始有老夫子之稱後人又加以大人諛而又諛鄙人不願以此施之于人尤不願人以此施之于我雖出之于口筆之于書人必以爲矯異吾弟必不以爲

矯異也自漢傳經者曰先曰生日先生皆祖春秋以來之  
號後唐之韓門宋之程門皆此稱也將來吾弟來書止稱  
古山先生何如凡同志皆示之

與朱幹臣

七載之別如一須臾比聞令德勤修義問宣暢慰甚慰甚敬于先儒之說至四十始樂觀之然無躬行之得故所見愉悅其大端是非則頗能辨之前在都中吾弟問王龍溪天泉成道記得失時未見其書未有以答至瑞金始得見之乃禪之下乘語也沙門如宗杲等已高龍溪數籌然龍溪語錄亦有驚動透快鞭策學者之言擇之可也聞湯敦甫深于此事前達一書至今未復殊爲懸望往歲託秋農之事吾弟手爲料量節其所出則僕于所入易檢所全甚大感何如之僕近狀如常詳秋農書中可互觀也

...

...

...

...

...

天泉知魚

...

...

...

與未轉亞

答秦撫軍

古名人畫無不古穆深厚精能奇邁卽逸品亦無率爾之作故一望可知且紙絹必精丹墨必得法再以各家宗法求之可干不失一然骨董牙人尙可顛倒強辨惟以時代制度折之則不能辨矣承示畫卷四匣每匣分考呈還鄙見未必是以大雅垂詢非世俗苟爲藏弄之見敢竭其愚惟原諒之

趙千里九如圖下筆謹細人物有古意非吳下俗工所能然結構平近少士大夫氣絹亦非六七百年之物其裂處皆人力爲之非自然也當是前朝內院所作耳卷尾臣趙

伯駒進上六小字殊不佳千里宗臣不當稱趙伯駒宋亦無歎書進上者千里別畫皆稱臣伯駒奉聖旨畫可證也圖後光堯書天保詩精麗可觀其體甚似光堯然意味凡下以光堯各石刻較之有逕廷焉宋帝王畫多有押書惟手勅有押若寫經語及題畫不必押廣者見光堯各手勅仿爲之不知不合法也光堯書之後記紹興庚申乃紹興十一年范石湖隆興中方遷秘書正字楊誠齋淳熙中方遷右司郎中周益公亦淳熙中方遷起居郎豈有前數十年已官兩府侍從之理卷中各結銜可笑也又進士結銜始于明在宋無之奉旨亦始于明宋多稱奉聖旨贗者大

都不諳故事是以有山谷寫誠齋詩天寶稱年各謬誤也  
卷後鮮于伯機王元美兩跋更凡下其贗不待言米襄陽  
山水畫無氣韻已失神矣字係雙鉤印章一手僞刻印色  
亦一色其褻褻則高手也趙子昂畫錦堂記子昂一日書  
萬字何至拒手猙獰如此書款及用印均不合法王小癡  
桃源圖本朝有兩黃壁其一江西人字元白以寫照名其  
一廣東人卽小癡也此圖有意致而墨非歛製水用嶺北  
者故氣韻不雅馴其畫樹則形跡矣





與饒陶南

月之三日得手書具知一切吾弟就試至十三科而不與解額此天下不可解之事然有可解者謬種流傳已數十年夫已氏所錄文瑣猥益甚豈能錄吾弟淵雅雄古之文耶然方元英羅江東之名至今不滅其時成名而去青紫被體者當不下千萬人胥歸于臭腐天道未嘗不公也敬于古今士君子之所知能者尙有菽麥之辨吾弟當翩然而至商略其然否其樂當不啻如造朝堂進退百司而使天下大治也獻歲于南昌專俟或僕不至南昌吾弟亦買舟南上以踐此諾將使兒子輩受業門下伫望伫望



與周菊伴

軍門客次始識清顏嗣後彼此投謁均致相左然稠人廣  
坐未常不心儀閣下及蕭宜黃朱安義諸君子悽悽之誠  
不可解也春中發棹南還舟駐虔州大兄奉檄穀山乃成  
邂逅何快如之貴治山多田少民氣凋敝與敝邑相當然  
大兄通才遠識定可轉移若敬者坐困五年言之有愧昔  
人曰東南民力竭矣以今觀之官力其尙有餘耶前倉猝  
舟行致以瑣事奉托方深惶悚大兄乃給札來人足徵精  
審所謂謝幼慶使才履展亦得其任也

有也其極也國朝六賦四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其所以其世也事其代

答顧研麓

前月接奉手書復示大著敬服敬服敬前客真定小韓先生方分守清河常山左右有名士名幕名宦之語敬始知鄉前輩中有如是文章政事不可及者往歲留滯章門知閣下爲先生令子綽有家風然未知清才遠想能盡空凡跡真爲喜而不寐也敬于詩文埋頭三十年以頑鈍無所得然好之不已將來萍蓬流轉或得乍合當與閣下窮日夜討論以相證此吾輩未忘之結習也蒙鈔示匡謬正俗兩條而平頭于檀樾中遺失亦由敬之不慎可愧之至希復鈔示爲感

史姓示酒類

...

...

...

...

閣下欲求主合...

...

...

...

答鄭梅鏡

答顧研麓

頃奉手書具知一切委題尊照勉力應命此後題詠者必  
多但此題不可著跡一著跡非腐卽滯矣同人必以此告  
庶無冬烘之詞玷佳卷也尊大人詩集略爲詮次未知有  
當否若付梓之時一切行款敬當盡其愚蓋刻書大忌體  
例不一也如集首下行載尊名稱恭錄皆不妥蓋其地宜  
載尊大人名與字尊名校刊當在每卷之後不可凌牒又  
凡

御製詩目下書恭錄家集宜避最爲緊要其餘不合法者  
尙多梓時細定可耳古者一集不再序今時賢屢序徒爲



聲氣而已一何可笑尊大人集已有三序敬意削其不可者二篇留一篇改其不合法字句冠集如敬再作是疊床架屋深可不必裁之裁之如以鄙意爲然明年省中付梓或石城付梓皆可盡其愚也

與聞茂才

往歲聞尊府君捐館深爲駭悼來書以伐石之辭非下走  
不足以信尊府君之言行下走何人敢當斯語耶此事榛  
蕪五百餘年近代所稱作者尙各有短長而世之名公鉅  
卿上牽功令下沿習俗益卑猥不可言狀下走以處下位  
可以力求古人尺度而才又劣弱不足以達其所見甚愧  
甚愧也然于尊府君有一日之知誼不敢辭謹序草稿如  
別紙金石文字一語不可輕下題識尤不可率爾舉人不  
當結銜止書

勅授文林郎可也漢人金石文三公稱公餘皆稱君唐人

則監司以上有稱公者會爲之屬也尊府君銜應照來式  
入石至下走列銜宜書見官其餘俗人結銜累累雖一品  
詒笑大方不可從也

不且以言尊即吾之言行不夫何人頗當慎語服也事新  
若意聞尊執吾能韻永無楚辭來書以出吾之翰非不夫  
與國效本

答黎楷屏

往歲仁弟移入行省敬奉檄還縣未及言別至今歉然年  
通事稠前書乃書記屬草曹史寫送荒陋可改發春得手  
報讀之殊增內愧藉悉與居萬福德懋業勤復爲欣慰敬  
吳下小生未嫻時務名公卿諒其心跡誠直每加意優容  
敬事過輒悔昔人知四十九年之非敬今知五十年之非  
矣受事後以柔道拊循而蠹役預請退卯在鄉婪索者聞  
輿過遺衣物而逃鷹鷂不如鸞鳳斯言當不吾欺治下如  
此事上能折節行之豈有不諒者耶彌勒贊甚佳此體自  
諸經偈語發源北宋張無盡等祖禰之至有明益大其流

敬前題沙白君跣趺圖偈足相發茲附上又近作楞伽經  
書後亦附上仁弟以爲何如

矣矣事茲以果發...  
煩事...  
吳不...  
游...  
歐...  
其...  
答...

與黎楷屏

夏間朝夕過從吟琴讀書之外復窺仁弟立身之謹而能斷擇交之和而能別真令鄙人有珠玉在前之歎至詩之爲道仁弟既好而習之其意不患不精其才不患不博然仁弟喜禪敬請進以禪言之卽心卽佛者格與調之說也非心非佛者不必格與調之說也這老漢惑亂人憑他非心非佛我這裏是卽心卽佛者格與調皆至不旁睨不格與調之說也近時袁子才有格調增一分則性情減一分之說鄙意以爲無性情之格調必成詩囚無格調之性情則東坡所謂飲私酒喫瘴死牛肉發聲矣蓮水出於子才

之門而其詩渾雅前書所謂無琵琶聲也可知非廢格調  
專任性情矣試以鄙意商之然乎否乎以禪言詩自嚴滄  
浪而虞山大之已成窠臼敬復云云者以爲仁弟所喜耳

與吳良園

往歲于廖觀察處得手書知有粵中之行當卽作報後竟未聞油旌過嶺殊爲懸繫也敬勞勤一生無所成立可愧可愧待質之事姻朋共引翼之得免隕越竊念敬於口舌之事不能容人而常爲所容仕宦貨財之事不能緩急人而常爲人所緩急如此不悔悟眞做人矣曉帆并各相知處希用鄙意釋之





與福子申

往歲由九江太守官封遞到手書知仁弟赴官粵東喜慰之至後詢之贛州則騶從早已過山未得一見敘六年中別懷并不及專遣童奴祇候道周甚爲歉歉由江西各府九江極北贛州極南而瑞金又在贛州之東去九江二千里是以仁弟所發書到瑞金計一月有餘致此差誤今歲得手書亦由九江遞到然自贛州北至九江復自九江南至瑞金往返四千里矣嗣後當止託贛縣邱君可速到也粵東官事如焦原火發非一手所能撲漏防雨潰非一簣所能障雖然天下事皆天下人爲之非仁弟之望而誰望

耶方今制府精鍊撫軍和厚可大有爲之時敬方傾耳而聽也順德近接省會民情土俗仁弟必一一措置得宜無煩進說所念念者張藥房久爲昔友其二子聞甚有才仁弟其有以教之夫人油幢想同南指令郎君讀書何如京中逋負想不至多多益此物一累則才爲所局德亦爲所拘敬卽已覆之前車故詢及此耳敬隨常調官爲衣食計無謂之至至瑞金後鬚已蒼白日中昏昏欲卧曉卧不能起已頽然就衰真無志於世癸甲乙三載連得三女頗能聰慧堂上康強細弱皆安善子寬十一月二十九日到署今歲教兒子輩讀書子由理內外之事頗爲竭蹶益瑞金

所入之數公使之銀已去其三之二也目下因三命之案  
赴南昌如可退不復戀此雞肋矣

...

...

...

...

扶南昌收和議不與戀地無恨矣

退人之嫌公與之雖曰去其三之一世固不因此命之案

與廖永亭

月初侍老母至贛諸蒙厚念感謝感謝舍利澄子舟中藉  
禦嚴寒近至縣已漸和煦而仁弟方將北行今冬出都必  
需此是以專人奉上非介介也仁弟所示古銅器乃夷矛  
頭耳敬作古兵器圖考附呈可按圖索之古有以玉石爲  
兵者自蚩尤以後皆以銅爲兵考工記斧斤戈戟大刀殺  
矢之齊皆銅也戰國始兼用鐵而用銅至西漢尙行漢書  
食貨志收銅勿令作兵韓延壽傳取官銅作刀劍鉤鐔是  
也所示夷矛頭製甚巧而銅不精其西漢所鑄歟投壺古  
皆並席危坐手投之矢用棘今京師士大夫削竹爲矢並

足立自上擊矢入壺失古意矣所詢演禽之書此出近世  
古無是書也以十二生配十二支始于論衡物勢篇以日  
月五星加二十八宿見於西域宿曜經皆鄙淺無深義至  
以二十八禽配二十八宿乃自十二生附會之明人方著  
其說今演禽書中屢舉許真君當由近世道士所演孔子  
之時豈有是耶不可信也仁弟不耻下問故一一詳之附  
上素心兩器惜無磁斗然已伏盆不必易也

與廖聽橋

去歲十二月在贛見大姪行止安詳言語平正甚爲欣喜  
又見書法大進惟未見近日文字耳承示銅器均非佳者  
其大雷紋花觚近今俗工所鑄也銅洗無銘識工亦不細  
大姪能多讀書則自能辨矣敬回縣後恩恩年事殊無好  
懷幸闔署均安善而已臞仙詩稿前曾略窺津涘清老之  
作時賢所難至作序之說前諾未忘然此事不可草草第  
一須臞仙不請他人作序及自序方可爲之蓋古法無重  
序也今時疊牀架屋以爲聲氣不知見笑于大方之家其  
二須盡讀其所作方有運思遣辭徑路否則公家言耳其



三亦須稍識臞仙生平踪跡及交遊之人方能不諂不瀆  
蓋以言諛人以文諛人皆非君子之事也其四作臞仙詩  
集序自當臞仙專致一書不可大姪代爲請序四者皆不  
易之理也大姪有俠腸有豪氣有勝情有遠志然每事必  
須于不易之理斟酌盡善則成大器矣青面手本乃官場  
惡模樣敬與大姪如一家骨肉豈可用此茲謹璧還嗣後  
不可復用也

與徐臞仙

虔州得晤如見王長史劉尹一流人鄙人塵容俗狀不滌  
自去矣大集恹恹中稍一涉獵沈著老脫無一語不自古  
人來無一語似古人非三折肱不能至聞聽橋有付刻之  
說此天下所快覩也前從聽橋索得夢樓太守集一部舟  
中反復觀之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所得然敬頗有未當  
意者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尊見以爲本朝詩  
人近體似唐古體多似宋鄙意國風之諷大小雅之正周  
頌之和魯頌商頌之奮厲皆爲聖人所取唐亦可宋亦不  
惡惟忽似唐忽似宋進退無據則爲可笑誠如尊見耳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答曹侍郎

去歲吳萬載到江西得奉手書藉悉台侯萬福當卽肅復  
由姚秋農修撰呈達矣今至章門當局不以爲狂以爲狷  
和之者亦復不少先生以爲然乎否乎前二十年在都張  
臯文王悔生諸人目爲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至今已年  
五十矣自視茫然豈敢自附于有不爲之說然人人之云  
必達之先生者先生知我必有以進我也瑞金去章門一  
千餘里邸鈔數月始一至

朝廷政治在下位者聞不聞俱無所輕重惟一二大君子  
心甚懸懸而先生則敬之所企仰者一切動定望詳悉見

示近得劉海峯先生集筆力清宕然細加檢點于理多有  
未足先生以爲何如

與舒白香

前登舟之後復得天香館暢飲坐中蓮水楷屏又俱雅流  
可謂快意越日發棹爲風水所阻不及二十里便泊舟每  
日如是最前月初三日方至南城十五日方至甯都二十  
五日至瑞金溽暑奔馳面目可想惟得免分校不致再勞  
往返而途次廣昌得家慈書精神如常仍能燈下讀書一  
家細弱俱平善可慰仁弟記注耳文章之事工部所謂天  
成著力雕鐫便覲面千里儷體尙然何況散行然此事如  
禪宗籬榻脫落布袋打失之後信口接機頭頭是道無一  
滴水外散乃爲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鬆口便屬亂統矣

是以敬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如史記千古以爲  
疎濶而柳子厚獨以潔許之今讀伯夷屈原等列傳重疊  
拉雜及刪其一字一句則其意不全可見古人所得矣至  
所謂疎古乃通身枝葉扶疎氣象渾雅非不檢之謂也敬  
于此事如禪宗看話頭參知識蓋三十年惜鈍根所得不  
過如此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  
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  
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  
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棊氣重歸熙甫汪茗文方靈臯進  
乎此矣然袍袖氣重能捭脫此數家則掉臂遊行另有蹊

徑亦不妨仍落此數家不染習氣者入習氣亦不染卽禪  
宗入魔法也恭勤墓志銘及萬公祠記在春州處便中可  
索觀并正之



宋縣共重之

宋人與世出恭簡墓志銘文簡公何唯垂著世波型中何  
對亦不故對落乳類宋不求皆最若人曾採亦不樂簡

與舒白香

前月天香鄰館飲酒之後卽解維東還果堂先生來始知  
仁弟復有敗意事天始旣置白香于愉適之外今乃置白  
香于憂患之中如之何如之何稽生有言又讀老莊重增  
其放敬以爲善老莊者愉適憂患不能于之則性情皆本  
然者耳得其和則有之豈至增其放哉仁弟于老莊可謂  
善矣以鄙言爲何如近有調蔣權伯詩無一語是老莊然  
得老莊至處錄呈是正可爲知者道耳二十三日往潯陽  
歸途遊天池視壁間第一語卽知爲仁弟詩二僧同行皆  
大笑也

其始始以爲善也取善劍也愛患不始于之問也  
者于愛患之中賊之問賊之問也主計有又賊也  
二帝財有頰意毒天敵到罪白者于劍賊之世今  
補民大存職的過西之劍明罪斯東惡要堂式主  
與舍白者

與鄧過庭

得手書具知一切今年秋闈敬不料能整齊如此方悔前  
之力辭入簾爲過于避事然夫已氏者素日悉其能榜前  
已豫料多屈滯矣足下清才何慮不達遲速命也何足介  
懷况年力富甚方將遠追賈董近躡歐曾豈效小生俗儒  
經經望售耶丁贊府舊交不可輕告去温南城爲人詳密  
且可近奉晨昏二者望大雅裁奪至寒暑荒陋又處嶺徼  
無可推轂足下如不棄翩然來儀止可商訂古今若溝渠  
之水圖潤百里足下亦知其力不任此也

之之國時其地雖不亦以其地也  
無不並其足不亦其地也  
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  
對其年也富其衣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  
已樂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  
之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  
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  
與禮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

與裘春州

前曾與蓮士先生商恭勤墓志其意以未竟用爲綱領茲已擬就錄呈大裁敬卽日錄寄京師矣于文襄所作文達公墓志乃墓表體袁子才所作文達公神道碑又襍墓志體其間書法不合處甚多鄙作雖舛鄙不足以揄揚恭勤然不敢妄下一語也其書法旣以墨圍別之仍標義于行首非敢如東方先生之自譽不過望將來天下操筆墨者不率爾而已奏疏文集附上三江圖考擬欲作一文辨之暫存敬處可也

已對節慈呈大難將明日  
前曾與義士夫生商添德  
與德春火

答陳雲渠

大著清刻幽雋得山谷誠齋諸老筆意俗人不能措手也鄙見詩文當從一家入至能兼諸家然後自成家高明以爲何如佳處已用墨圍圍之未信者細書卷中一人之論未足概諸君子暇中自定之敬至貴處已一載今數日內連診三命案復有逆倫者深用自愧至貧乏非所計也彭躬菴文氣甚和而鋒不可犯邱邦士文奇澹不蹈襲前人一語一意明季年多異才吾宗遜菴先生文亦然然皆非正宗擇之可也



...

...

...

...

...

...

...

...

...

答陳雲渠

前過黃安山水清佳可以遊賞若治形家之說應於此處  
求之縣東同登之山土氣麤獷未必善也與中閱後漢書  
如馬援袁紹傳不讓孟堅董卓傳閱之殊苦不了了鄙見  
如是未知高明意中何如承祚三國志魏繁於吳吳繁於  
蜀地勢事蹟不得不然帝魏之說本不足憑卷帙多寡更  
不必置論魯肅傳有但諸將軍單刀俱會之言非雜劇妄  
題然詩文中難用凡經史事世俗所習知習言者宜用意  
鍛鍊之或暗用或翻用不得不然識之

精製... 不...

...

...

...

...

...

...

...

...

答陳雲渠

十四日得手書並闡藝三篇首藝前已于貫汀處見之加墨圍寄還矣是必雋之作次藝三藝亦佳深以爲喜不意十五日晚間省中題名錄至則相知中無一人雋者大奇大奇此科文如仲岳之才氣貫汀之清拔允中之愜適守齋之瀟灑與吾弟之平正駘蕩皆宜雋而不雋豈果有命耶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其他則何尤焉今晨貫汀來適敬讀張睢陽列傳因同讀之爲之氣充神溢如置身青雲中下視高爵厚祿與糠粃何異况區區一舉哉睢陽豪傑忠義之士能使一千餘年後如此則上自聖賢下及

一技一能之士其有得于後世雖淺深大小不同而引人  
著勝地則一也少遲當來署中快談數日貴體想可如常  
敬自八月中旬患手疔至今腕弱頭暈不能自作報書因  
令小胥抄錄前玉箸篆及草書頗有進境疾後又廢令叔  
挽聯尙未寫也

十五日別開會中懸名額至請即呼中無一人熟香大奇  
墨圍海墨矣身必請之非穴蓮三蓮木卦氣以爲喜不意  
十四日尋手書並開懸三篇首蓮開日于貴下或良之也  
答刺書果

答陳雲渠

得手書推許過甚不敢當不敢當敬少時詩學太白後漸入香山東坡所嘖嘖不足者太似耳析骨還父割肉還母方能現清淨身說法詩何獨不然至文亦太似韓曾高深處尙不及未知何時能自立一家也象山之說益不敢當不敢當昨與相知言及近事敬告以陽明先生曰州之事幾敗于賓僚何況不如陽明者豈敢望象山耶前書所言藥玉卽罐子玉雖精華不可寶漢銅有贗而宋銅無贗故可寶吾弟在縣有翰林公相投契之言恐吾弟眩其所寶故爲此隱語耳

卷之三

河有甚善者海自然林公與林公

...

...

...

...

式其良善軍中...

人香山東地河柳柳不風香太...

...

卷之三

答陳雲渠

得手書知體中違和竟不應舉謹疾之道必當如是今天下清才正學多矣使皆不應舉如吾弟豈非有心斯世者所當慮耶然家庭大和文史足用仰不愧古仰不愧今吾弟固有以自樂矣敬交代之事籌畫三千有餘可以集事復因多年命案爲大府摺摺幾于車覆少定當北行世路茫茫未知脫駕何地也



第華未味無蓋所政也

動國之乎命來過大則留執美

榮國存以自樂矣婚交外之事

海海意想然寤頭大呀交史吳用明不野止明不則全

不新木五學及矣對皆不懸舉咬吾美豈無存必其

對手書以歸中數呀食不舉舉對之自必其必其合

容刺雲集

與李守齋

得手書辭旨清妙卽此便非俗人所辨不俗與俗如水火陰陽夫已氏豈有大雅之識耶敬八月中已決饒陶南與足下之不能雋矣闡卷加墨圈奉還勿使俗人見彼方謂吾輩相標榜耳然敬所以告足下者曰安命曰力學而已固非絕人以不可知亦非求人之必知于天下後世尙然况科名一事耶得閒可來荒署作十日遊敬亦將示以所得也

詩

卷一

國非鮮人

吾輩琳琳

或不文不辭謝矣聞者唯置國奉置於斯猶人具其立階  
劉劉夫曰丑豈有六脈之結脈婦人月中日與發國真  
對手書翰自書妙唱此與非俗人視難不給與掛咳水火  
與李守齋

答楊貫汀

允中來知吾弟與雲渠俱以疾不應舉繼卽得手書所云  
同同深爲歎惜今歲江西闈又失二奇矣雲渠來書波委  
雲連動蕩可喜吾弟書緻潔如玉映徹如水晶其人可知  
其人可知敬古文一支當在綿水左右然老重下筆及一  
瀉千里之處尙望留意焉是道止爭識力耳

同同新溫煖前今燕丘西闌又夫二音矣焉果來  
小中來取音前與雲果則以來不觀舉繼則舒手  
合數員下

與鄒立夫

前日見過以諸事沓來未得永日談笑深以爲歉昨得手書慰甚然何言之謙耶僕與吾弟爲文章道義之交當每事質言毋過爲推挹也大著一冊尙未下籤然已繙竟大都瑞金諸詩人多枯槁之士故邊幅不廣雖極高如南岡極雋如狎鷗皆不免此病吾弟氣逸體縱有不可羈的之概而風回雨止仍復寂然此得天之最厚者由是而充之排金門上玉堂與時賢頡頏再充之吞曹劉奪蘇李與古人頡頏分內事耳然不可自高自高則所見浮不可自阻自阻則所進淺浮與淺則下筆俳巧甜俗粗率皆來擾之

而且自以爲名家大家矣吾弟用吾所戒久久行之何慮  
不傳傳何慮不遠以敬爲識途之馬則不敢辭若以敬爲  
千里之驥而附之恐亦百步而止耳賢于十步幾何今少  
年人詩集序至四五題辭至數十無謂之至俟吾弟至四  
十敬不過七十當爲作序今且以此書書之卷首如何

學實言冊戲論新學也夫書一冊何未可也然其意亦  
書想甚然何言之難相對與吾弟爲文章首道者其意  
前日良戲以請華哲來未時亦日矣矣彩以爲難和哲于  
與立夫

答鄒立夫

前席間問及沈休文韻書此久已亡失明末嶺外妄男子  
乃僞撰行世朱錫鬯檢討廣韻序常言之世間學問不可  
盡卽考訂一家已有僞學俗學僻學種種不同非多讀書  
親近大君子不能別也吾弟少年自勉而已來書問等韻  
之學此事近儒江慎修先生四聲切韻表最爲詳慎其勝  
前人處有數條字母用三十六不妄意增減一也韻用二  
百六部不用十二攝二也入韻分系各韻皆推明其故三  
也翻切用音類母位取切之音和不用舌頭舌上輕唇重  
唇之類隔四也清濁次清最濁用字標明不用黑白圍之



暗記五也吾弟守此用力足矣不必他求蓋音韻易淆求  
密反疎求全反漏取其師承之詳慎者從之可也不然齒  
牙爲猾甯有旣耶來書問字彙所列之二圖其第一圖自  
公至鳩四十韻各爲一章緯以四聲經以字母三十二所  
謂韻法直圖得之新安者也第二圖平上去各爲二章入  
爲一章上列字母三十六旁列各呼讀所謂韻法橫圖得  
之宣城者也前一圖刪知徹澄孃四母并合敷非二母于  
微母上增一虛位故不用字母本字而以一至三十二掩  
之真凡說也來書問字典所列之三圖其第一圖共一章  
別開口闔口正韻副韻而以十二攝經之第二圖十二攝

各爲一章而以三十六字母緯之與第一圖相發明蓋一  
人之作也第三圖十二攝分爲二十四章而開口闔口分  
廣狹通偏四門卽第一圖之開闔也十二攝各有內外卽  
第一圖之正副也字彙字典各圖之義不過如此大抵古  
人翻切生于雙聲疊韻後因雙聲有字母因疊韻有韻書  
既有字母韻書卽可列之爲圖易于標射蓋有翻切而後  
有圖非有圖始可翻切也然方言之不同今古音之各異  
雖聖人不能齊焉故古人所作各圖人自爲學家自爲書  
互相攻訛如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大儒所傳之圖尙各有  
出入何況近時之學哉善學者求其能詳慎者用之如四

聲切韻及音韻闡微古音表皆可用也來書問三合之說考華嚴四十二字母有三合一音曰揭多羅乃三合爲一母耳古人翻切皆止二合無三合之法三合四合至

本朝始大行來書又問發送收之說此一音具三音欲音之準耳非三音合一音如揭多羅也錢辛眉先生曰西域字母婆羅門書用十四字涅槃經用二十五字華嚴經四十二字若三十六字者乃唐末人爲之此通人之論也其集中答問及養新錄論字母者遣曹史寫送可留意焉吾弟爲學慎無速求多當以漸積之則多矣小畜懿文德之義也况君子多乎哉

與邱怡亭

乙巳夏首始識尊顏鄙見以爲少年貴公子中年豪客老年巧宦而已殊有不足之意往歲過贛而二兄適被劾窺二兄意言之間非猶夫豪客巧宦之胥次也然後不以悠悠視二兄及今歲至章門始知二兄之爲人非敬之所能及也二兄才甚奇氣甚高而遇甚蹇不得已黽勉于君子之所務馳驚于衆人之所爭胸次中其有必不願人知而人亦不能知者乎敬奔走半天下所遇之人多矣今僻處嶺嶠願通言于二兄使知江西有一樵子居則邱怡亭亦非萬萬人不能知者二兄必爲之酣然而笑瞿然而傷也



與章澧南

四月中旬疾中草草叙話卽卧輿中南返旋至雩都至贛  
幾兩月矣奔馳之苦所不堪言回縣後得書深爲欣慰承  
見示海峯樓文集二十餘年前在京師一中舍處見之今  
細檢量論事論人未得其平論理未得其正大抵筆銳于  
本師方望溪先生而疎樸不及才則有餘于弟子姚姬傳  
先生矣前閣下以潔目之鄙見太史公之潔全在用意掉  
落千端萬緒至字句不妨有可議者今海峯字句極潔而  
意不免蕪近非眞潔也姬傳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論海峯  
則無所不敢矣懼其破道也又好語科名得失酒食徵逐

胸中得無滓穢太清耶狂瞽之言未必有當惟閣下擇之

與湯敦甫

春間得復書儒者之氣益然楮墨及讀其辭益知先生之所養非歲年所能至也瑞金去京師六千里去江西省城一千五百里所傳聞多不實然時于邸抄中見先生名則爲之一喜及閱事實皆先生所齟齬者想有道必不介然然敬辱在下風爲不甯者久之又不詳其事始末何以能乘流雲御飛鴻一盡其拳拳于先生之前耶近作數首在來卿所亦不足觀覽故未寫送舍弟子寬在都惟先生進而教之如敬身受益也



相與之說

大甲之出

考

考

PD

一千五百

以養其

相與

與

與楊鹿柴

前所送采菽堂古詩并郭茂倩樂府下走意欲以數日點  
定病懶未涉筆昨見兒子穀架頭歸愚尙書古詩源其點  
定頗無大謬足下可照錄一過則所獲多矣貴邑謝南岡  
先生詩甚佳七言少遜然其格尙在狎鷗亭集之上也足  
下自號鹿柴主人而欲引鹿門柴桑之事此則甚非龐陶  
二公皆衰年處亂各有所寄足下方當壯盛侍奉庭闈于  
二公何所似耶若如王右丞裴蜀州之偃仰輞川是亦曾  
點異乎三子之意矣下走以此意爲之說足下當亦犁然  
于心若其他穿鑿之言則非大雅所尙下走理不可陳也

予所撰大雅集卷之四  
宜詠賦天亦華和且以珠翠  
雨雨送采蘋堂古詩并序  
與琳瑯集

與余鐵香

得書知侍奉萬福興居勝常甚慰甚慰至試事得失不願  
吾弟介然也君子遇失意爲人必有所進小人遇失意爲  
人必有所退吾所見人才得天下大半如吾弟天資傑出  
可以上追古人所不可料者講習無專門之師結契無高  
世之士以放蕩爲筆墨上流以詭僞爲酬酢公法浮沈于  
詩盟酒社之中滅没于高科上爵之內而已今不稱意必  
反而思起而悔求其是者去其非者方將掉韓歐之鞅叩  
朱陸之門摩范富之壘而何爲介然耶千里開函當爲氣  
盛勉之而已

夫世之門望赫赫者其亦多矣而  
其所以思也而後不其然乎  
在聖德昭之由也  
世之士以知  
何以士族古人  
人亦有之  
吾故介然出  
吾書以奉  
與余焚香

與胡桐雲

前者騶從遠臨甚慰甚慰復蒙惠賜荔枝二盒瓊玉之膏  
溢于齒頰逮及童稚感何如之昔彭淵才以海棠香國爲  
善州敬前在渝水聞檄調瑞金賓客皆言過遠不可往敬  
答以但往可飽噉荔枝乃三年之內荔枝熟時皆不在署  
今始得償願真不虛瑞金一行矣大著清新雅飭惜敬不  
敢當耳數次泚筆欲爲和章皆爲吏事敗意稍暇當勉強  
爲之也墨卿太守風流照映不愧昔賢敬常謂翠庭先生  
爲道學而不迂墨卿太守爲文苑爲循吏而不矜不肆乃  
甯化必傳之人也墨卿于閣下爲大人行閣下朝夕相從

其饒益甚廣惟目下溽暑甯化至臨汀皆山道敬若至府  
中閣下斷不可邀墨卿將來相見有期不必急急也

陝西省教師進修學院  
圖書館藏書章

與孫蓮水

舟中執手不及暢言翼日解維順流東下每逢勝賞追挹  
高懷安得如先生者數十人分住山水佳處爲憚子居作  
主人耶十月下旬過金陵見令郎甚英尙可喜略觀制義  
及排律詩各數首辭意俱有法門氣甚清雫然鄙意不願  
其爲作家之文蓋少年當以才子之文爲主壯年老年再  
入作家方得此中法華三昧也令郎挽留作竟日談敬以  
欲訪覺修吏部卽往城北而竟未遇覺修來舟中又未遇  
彼此奔馳可弋也十一月至家婆羅巷賃屋已爲主人索  
去老母寄居江鄉幸大小俱藉庇平安無勞遠念誦贈詩



至還扶白髮看娑羅之句老母甚爲解顏敬歲底中寒大病正月十三日方北行二月初十日過德州吾鄉劉申甫孝廉先行一日屬淵如分巡設饌作痛飲而敬酣卧車中竟行至二十里坡方覺其爲可弼益甚于金陵之事矣申甫文定公之孫治經行文俱冠流輩將來相遇可交也

與瞿秩山

一別十三年敬髮已華矣如何如何聞大兄家居之時始終不入州郡此事吾鄉蓋難言之得一二有志者挽回甚幸甚幸趙恭毅劉文定去人其間豈甚遠耶曩者同赴禮闈敬與仲甫皆好爲議論大兄退然默然而已然爲部郎則辭賑差爲侍御則劾朝審而家居又能如此是躬行則常在前口語則常在後古人所尙非大兄而誰惜蜀中險遠不得親見設施然可信其必異乎人之爲矣瑞金多頂兇案敬前後六年力反之于是各案皆遲延至銷去加三級紀錄七次罰俸二千三百兩若再回任將何級何紀錄

抵銷真不可不慮又舊日會匪未淨私硝私磺充斥雖屢  
次設法清理而根株難盡望之如畏途兩淮都轉廖復堂  
先生係敬舉主如維陽有可休息之處便當棄官而歸然  
古人有言仙人尙肯耶否耶以敬負累欲望之都轉一人  
亦非易易事也

與秦筠谷

半載灌城晨夕過從朋友之樂乃借冠蓋之地商確性情  
慰甚慰甚歸途復藉緩急得無阻滯月內已抵縣矣小峴  
先生未及修書以鄉閭大君子不可一札申候如南華老  
人所云竿牘而已是以遲遲仁弟必賞契此言也長甯有  
風調氣格此次過虔彼此相左竟未得見仁弟北上之事  
所以處人已甚能得其平然世人必有以爲迂者敬常謂  
今之士大夫不病其迂病其常不迂且以其不迂排人之  
迂此吏治之所以日偷士大夫之氣節所以日壞在有志  
者自免之耳劉于宋之案官吏役皆欲蔽罪此人其冤惟

敬一人知之而不能白之真可恥然格殺賊盜罪止杖耳  
敬何必苦爭使再延緩致斃囹圄仁弟顧我厚故敢陳之  
如此銀三十兩希付司籍敬有所需可再貸也

人德云學  
與泰巖谷

與左仲甫

丙寅秋中曾得手書至今五載有餘矣中間敬一離任三  
調省其奔走可知兼之賓從雨散僉僕無解事者又時病  
時起是以不及通問二兄必諒之也去冬舟過皖江遇通  
判鄒君詢知二兄興居深爲喜幸至都都人士皆道二兄  
之美比之張趙比之應劉何快如之敬驚下之資露才揚  
已蹭蹬半生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善四月中摒擋出都  
如維揚有可休息之地移家過江與南山南北山北何異  
若不如願則一身挂帆西上當如武侯出師先爲可退之  
地也秋間旌旆在皖或可一遇世事日多舊交日少日多

者久非從前面目日少者尙有此後性情然能遇不能遇  
又未知何如真可浩歎者也

興空軒前

與陳寶摩

前在瑞金兩奉手書均未作答非敢爲無禮及遺忘也敬于大兄言之不誠不如不言言之不盡不如不言誠乎盡乎幕中賓客無任此者况瑞金竟無賓客耶大兄必知我諒我也前書并示懷舊詩後并示全集全集爲人持去昨至都雲伯復以見詒得盡讀之大兄胸次本高故下語條然自得不求異今人今人自不能及不求避古人古人自不能掩非尋常詩人所解也敬質性粗獷又埋沒風塵之中此事輸大兄一百籌矣雖然古今詩人少年多失之華中年多失之整老年多失之平淺華之中而實寓焉整之



中而變寓焉平淺之中而高與深寓焉斯善矣敬與大兄  
已近老年宜如何如何望大兄之教我也二十年前長安  
道中所遇貴賤死生不可一一數而最相知者臯文竟作  
古人仲甫雖轉官而泥淖益深無以自樂賓麓朝夕吟咏  
上游以其方正時以吏事累之惟大兄擅性情之勝得朋  
友之樂富山水之遊饒魚酒之味人生百年如此足矣爲  
轅駒爲檻羊于事何益敬前就知縣本意一出卽還不意  
牽挽遂至于此上游五次欲調首縣皆爲人所阻敬之迂  
愚豈任首縣耶五十老翁房中並無侍者而且謗之曰娶  
同官孤女爲妾三次力辭分校而且謗之曰多門弟子求

薦達者訪獲傳習邪教之犯而且謗之曰邀功曰日前何以容奸民楞嚴曰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敬心襍如康樂故內根不淨外塵雖不來而塵之影已如波之泛火之然不必怨尤亦無可怨尤也子由鬚髮皆白子寬同車入都而一事無成或作中州之遊敬或回江西或別圖去就未定也

內婚不年不週雖不來而適之嫌曰咳然之云云然不  
人者其不與也曰固則不與保爾我曲終心斯城則樂好  
以我昔昔亦與吾亦為之然而且甚之曰我女曰日前何

與趙石農

前日旌旆入都得快瀉匈臆憚子居又得數日浩落矣而  
廖永亭適至如飲醇酒酌東西二尊均爲異味大奇大奇  
仁兄所乘索倫馬幾於周家八尺以上殊有駿氣傲久官  
南中腰脚疲軟又笨車日行百里單騎隨車不必善馬是  
以不敢拜惠能於馬房中擇一中者見賜最得力也薩哈  
克卽古大宛馬極高然離索倫東西萬里不知索倫薩哈  
克馬俱高大抑卽薩哈克馬中國誤呼索倫并望示知頤  
園先生清望冠世出都時當往一見永亭十八日已出都  
留朱提爲敬治行裝諸事沓來近日略有端緒矣茫茫天

壤知已幾人以惲子居三十年埋頭故紙中燕齊之士當亦爲之短氣也

與歌不貴

與趙石農

前送馬園人回州曾有書奉謝并陳一切想達左右敬羈  
滯五月戴昆禾大兄假朱提四百子寬別假三百于二十  
一日料理南行矣拙集文既不佳刻工以時促甚猶率茲  
呈已裝者一部大兄存案頭如見惲子居進退抑揚議論  
指畫于大兄前也外未裝者十部內一部大兄批示見寄  
餘九部分贈諸同志有能指摘瑕疵千里相告者卽敬之  
師也勿吝勿吝此事天下公器不可樹門戶近有言漢人  
文多如經註唐宋文乃漢之變體者吾誰欺欺天平漢人  
文如經註者止經師自序之文其他奏疏上書記事言情

之文具在皆與唐宋之文出入者也推而上之聖人之六  
經文之最初者矣唐宋諸大家悉與之相肖儀禮之細謹  
考工記之峭宕其相肖者如畫記說車是也若漢之經師  
肖六經何體耶且文固不論相肖也敬不敢黨伐惟大兄  
裁之

至已矣春一鴻大只不其題收其聯于  
一百排與南洋矣謝其文雖不非校江以海並其  
而此其類也本大兄題未幾四百千實概題三百千二十  
備也思其人回州自商書奉備共刺一四題其式古於  
與也百幾

與秦省吾

前過府中惛惛就道所言未盡別後復思如有物在句急欲吐露而棹聲已過梁溪之口矣蓋緣寄暢園中山水清佳應接不暇侯君妙才同攜遊屐是以遙情遠興蒼莽而來而入理切情之言反不能暢也侯君文清瀏見底波折皆出天然以初作膽未堅神未固此事如參禪必須死心方有進步所謂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及當觀時節因緣是也若止於行墨中求之則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書格能不日下耶敬甚愛侯君文苦無暇細檢止評數首所言不出行墨中恐侯君止於此等處用意故爲仁弟言其大端



侯君見此書必能萬丈深潭不呼而出千尋高樹放身而  
下矣敬事事掣肘而陳明府處三數減爲一數復未知何  
時事成要之天下豈有餓死憚子居哉仁弟亦信其必無  
也

與李汀州

立

卷

末

八月初一日得手書擲還手版命此後并此去之敬當如命去之去之然書中舉簡堂之號繼以先生之稱不敢當不敢當自隋唐學禪者以山名寺名稱其本師南北宋道學諸儒踵行之各舉本師所居之地爲先生之稱後漸行之於非受業者近則公卿大人之門皆此稱矣宋人于朋友稱官漢人稱弟稱兄此亦古法也閣下以爲何如甯化雷副都未得親炙亦未見其著述惟彭二林集中見其事述朱梅厓集中見其墓銘不足以傳學問所得未知其淺深何如墨卿太守雖以詞翰名然大德信其無出入故繼

副都言之閣下并孟詞進士爲之等差不護交不背友可  
敬也羅臺山與二林交最久旁涉佛氏乃二人性之所近  
是以二林作臺山身後文持論或過或不及蓋由耽心禪  
悅障闕未除過推其虛反沒其實也顧亭林先生斥明之  
學者出入儒釋如金銀銅鐵攪作一爐以爲千古不傳之  
秘此病今尙遍天下臺山二林皆其人也然趙大州陶石  
簣諸儒何嘗不立氣節何嘗不建事功何嘗不敦倫紀襍  
則有之庸則免矣楊鴻臚謹慎無過然非出格人其近體  
詩古詩具見雅飭古文則非所長江右乾隆間古文家如  
魯潔非宋立厓皆識力未至束縛未弛用筆進退略有震

川堯峯矩矱而已鴻臚更未辨此也上杭丞誠如尊見然鄙見責已則攻短論人則取長前書止言其讀宋儒書并涉釋典不及其他可以知敬之置辭矣拙集文旣不佳刻復粗惡所是正之內羅臺山外傳其人真性情也有宜書之而不書者竊用微顯志晦之義閣下當瞭然焉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in the top two columns]

與世乎神風... 此書典不效其... 淵泉... 祖... 聖...

與李汀州

自往歲八月下章江時時念先生不能置得手書又五閱月矣春間病足幾百日夏首腹疾綿痼不及作答書非敢懈也先生切磋以千秋之事敢不敬循始終敬前書可謂刻劃無鹽唐突西子矣鹿耕大令來知治益清文益潔敬賀敬賀士大夫得世間富貴未必可賀此則真可賀也伊揚州二次書來止達後書其前書不知沈閣何所祈一訊之稚存編修惕菴郎中遺事述不可不呈之左右褒貶不敢卒然編修貶在褒之中郎中褒在貶之外求如其人而已至事蹟多取年譜並折衷

上諭不敢妄飾先生裁之以詒伊揚州何如近詩數首并  
呈伊揚州祈卽達是幸

...

與莊大久

爲別十三載不得音問七年然私心拳拳如終日侍左右也大兄勤學力行老而彌篤神明之用能不衰耳目之官可以不變未知齒髮尙如昔否敬少而弱壯而病今幸恆言不稱若僭較之稱孝章已爲永年矣酒肉漸漬清虛日往膚充乳發如少年屠沽兒唯有時舊疾復發則吐如銀者數聲手足戰掉胷背寒重爲可虞耳子振改外實出非意大兄于世事得之如雲之來失之如雲之去然恐後日之雲且挾風雨而至子振將車如失落車轍中大兄必洗其泥淖整其鞵鞢方可就道尊性斷不耐此然鄙意必欲



大兄耐此也中州人物與

本朝初年何如懷慶當太行黃河之阻朝夕瞻眺定多勝  
賞何時當入都或南歸敬匏繫江西智竭于胥吏力屈于  
奴客謗騰於上官怨起于巨室所喜籬落畊氓市墟販豎  
尙有善言去秋東歸雖臥具未質優于從前然十月無裘  
則與在都時平等矣正月入都三月引

見四月當復出都老母精神如五十大兒已生孫殊雋  
快秋間山妻尙有生子消息但得噉飯處世間升沈是非  
一切不較矣

與李愛堂

夏間春明得遇暢寫生平幸甚幸甚旌施南行之後賤體抱暑疾愈後爲出都事勞弊是以不及通問頃由金閭返棹忽奉手書喜慰無任仁弟交道之篤處事之精開械具見敬之疎狂能不俯首自愧耶令子之變言之動心然達人用情斷不可過仁弟方在壯年福祿之來未艾勿介介也春麓先生乃天下後學典型不止仕宦上流而已敬初至浙江卽蒙異賞今先生身後得操筆墨以論次功德何樂如之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數大事視神道碑廟碑體不同視墓志銘體亦不同墓志銘可言情言小事表斷不可

神道碑廟碑凡崇宏寬博之言皆可揄揚墓表必發明實  
事故墓表之善最難今止表浙江二事其二事自爲首尾  
文卽以之爲首尾而中間櫟栝諸事以隔之此法史記漢  
書常用之而能使人不見韓公偶用之卽見乃才之大小  
淺深也昔歐公志尹河南不知者頗有他說歐公至爲文  
力辨今敬表春麓先生自謂舉一羽而知鳳覩一毛而知  
麟世間下手存買菜之見者仁弟必能斥其不然所可慮  
者指爲忌諱耳然其事皆已奉

上諭見邸鈔非一家私言可與頤園先生商之再行上石  
何如

答方九江

前過九江留數日視署舍如山居僚屬循循如如文學掌  
故甚善甚善然席間時以言挑敬欲觀其酒狂敬前者在  
浙當事以言利之事魚肉府縣官故與之爭至江西當事  
決大獄不平且欲芘梟惡無狀之人使久爲民害故與之  
爭若酒場花局詩席文壇敬方折節天下士大夫醒固不  
狂醉亦如醒也遊廬山序格殊卑竟流元明游記習氣然  
無可奈何如此奇境若圖高簡不下手暢寫山靈有知後  
日遊山必有風雨之阻矣詩數章并奉呈祈是正之靖節  
集書後二篇千古之冤雪矣先生必爲之大快書楞伽經

後附呈如此下語人以憚子居爲宋學者固非漢唐之學者亦非要之男兒必有自立之處不隨人作計如蚊之同聲蠅之同嗜以取富貴名譽也秋色漸佳觴詠之興何如旌旆過吳城當攜厨人并佳醞來庶不至敗興耳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

前月天池之遊生平未有茶山太守雪鷺茂才雨阻均不  
得與亦有數存乎其閒耶天池雲最奇松最古石最靈慧  
特向此中開山當未忘山水結習然鷺頭鷄足又何說處  
之大師勿笑憚子居傍葛藤樹爲戲論也吁江茂才鄧過  
庭高才博學其畫由白厂居士來茲送竹一幀乞換青精  
一枝爲同參木上坐何如

與解國等好相繼

與陳薊莊

承示絳州重修孔子廟記考明趙子函石墨鐫華記乃宋李垂撰集右軍書子函言懷仁聖教序集墨蹟故能師後世此記集石刻止形似然敬觀此本并形似失之矣蓋宋人不尙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亦不行明人尙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大行故此碑宋人無題跋明人多有題跋也大行故多翻刻敬前開帙卽言明人鈎摹以神理得之記後重立字其證也賈人顛倒其辭截去年號詭作古帖求善價可笑之至今坊中有全碑揚本視此本更下可校對整齊之卽以敬此札書後何如





與黃香石

昨日奔走至日夕方還飯罷相知來談至三鼓今晨草草作同遊海幢寺記又爲客所曠幾一時午後始脫橐無鈔錄者謹將原橐送呈希飭貴高足鈔錄後卽見擲並無底本也此文儒爲主中主禪爲主中賓琴與詩爲賓中主畫與棋與酒爲賓中賓其序次前五節皆以禪消納之爲後半重發無和尚張本而儒止瞥然一見如大海中日影大山中雷聲此子長河渠平準書伯夷屈原賈生列傳法也海幢形勢佳勝先于獨遊時寫足入同遊後不必煩筆墨此子長項羽本紀李將軍傳法也敬古文法盡出于長其

孟堅以下時參筆勢而已所以屑屑自表者諸君子遇我  
厚庶幾留古文一支在海南勿使野牛鳴者亂頻伽之聽  
耳作詩賦禱文其法亦然舍是皆外道也足下當不以爲  
狂

答姚秋農

得沙井建昌兩書知首路平安幸甚敬別後泛月渡江至家始三鼓宅崇大識賓主分義相安已一月矣五兄夢中題孔子廟樵星門柱聯有泰山北斗景星慶雲之語敬意如此者士之望人之瑞一代不過數人然揆之聖學俱未入門止涉樵星門耳敬三十後徧觀先儒之書陸王固偏程朱亦不無得此遺彼之說合之大學中庸覺聖賢與程朱陸王下手有偏全大小之分佛道二氏之書不足言矣所稱士之望人之瑞較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行潦之于河海邱垤之于泰山况所性耶其爲門外斷斷無疑

然能于門內有所得則二者皆門內矣來示說先天圖簡  
明包孕極妙極妙漢人納甲之說以月之升降方位配八  
卦雖可比附乃術家之一端假易以傳不知卦氣之自然  
尊見先天圖位上應日躔之說較納甲用月爲近理大要  
與卦氣出入總之由陰陽推之四時由四時推之四獸由  
四獸推之日躔自然吻合無間今人之學者言先天圖則  
詆之言卦氣則附之不識其例中何等疆界也子寬到京  
萬望屬其不可高興乃兄五十無聞屈首下僚子寬亦已  
三十六矣內反爲要何興之可高耶曉帆處不及作書到  
瑞金再發也

與姚秋農

六月中得手書慰甚因未得來卿書且聞鍾刑曹將歸必有託寄之信是以日復一日不及作答不意鍾刑曹竟因河淺至十月六日方歸亦未攜五兄及來卿書敬甚爲懸念九月中知奉山左主試之

命爲彼都人士慶幸又知決意不外轉則爲五兄慶幸將來且爲天下蒼赤慶幸也七月中五兄五十誕辰堂上康強門內雍睦子舍競爽可賀可祝而鄙人之意以五兄言行無愧前人處事則思力深厚能行於逶迤之中庶幾呂聖加之在宋彭純德之在明乃可賀可祝耳薄儀當俟妥

便寄呈勿改也

到門內... 未且... 念武... 所... 育... 六... 與... 披... 農...

與姚秋農

敬江右之事如治亂絲千萬頭緒止一人手力是以寓書  
王奉新之後並未發書往歲十月自滕王閣放舟東下十  
一月三日抵家老母康強小大均安善毋勞遠注十三日  
接奉手書具知一切中州人文淵藪昔聖先賢流風在人  
五兄課士之外必有提唱發揮守先待後之事其餘如考  
古蹟搜碑刻聚周漢器物今世士大夫優爲之然五兄亦  
不可不爲之其中亦有一種學問也來卿本屬異才又五  
兄家世多陰德何慮不成其一時弛蕩敬于前八年早知  
之曾有書至粵中反復數百言五兄當尙能記憶又前還



浙過新喻子由子寬歎其雋上敬卽寓言深規并告以所  
攜已多不可復加此處不再加膏秣意欲阻其豪興來卿  
亦尙能記憶也總之聰明子弟不能無過差在能改不能  
改耳來卿多好而易動五兄如攜之寓維揚尙有約束或  
京中士大夫有強直者託之防閑庶知顧忌今遠離膝下  
上無嚴師中無益友下無幹僕且市井之人引之多事便  
于銷算故至於此耳敬行年五十有五止一嗣子才雖中  
人頗能孝謹非但不加責備且未嘗厲色疾言時以不能  
延師教之并衣食不使如願爲愧來卿女婿相隔千里別  
經十年豈能代五兄訓飭耶此不敢承亦不可承之說也

敬二月十六日至都二十三日驗到三月初間可引

見後事當續報志意漸灰鬚眉漸老功無毫髮過有邱山  
又不能豐草長林與麋鹿共息如何如何五兄當原之諒  
之也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與姚來卿

得正月書後久不得書念甚念甚今歲秋闈未知何如瑞  
金僻地直隸江南浙江錄均未見然不佞所望于吾壻者  
爲文章事功道德中人科名遲速聽之可也蘭畦先生陳  
柏府皆不佞所願見然趨走之人滾滾塞門乃外官常局  
不佞俟稍定當請事也正月中家慈五弟歸常州恐有離  
任處分故先爲此使老人不受驚恐入月中三弟攜弟媳  
歸明歲春間內人或歸或接家慈來江西暫寓南昌蓋瑞  
金接近閩廣時虞意外又近數年間州縣有一交代則前  
後相齟齬并及其眷口不如住南昌爲愈耳惟官帑私債

累累相附不知何如處置然不佞鄙性易則使兩弟爲之  
難則自理如在浙不使五弟算漕帳在江不使三弟送交  
帳皆是也今瑞金所入不及溝渠日用必須江海甚難著  
手非不佞身任而誰其濟則家慈之福其不濟則不佞所  
自召也豐城極弊之區彭秋潭敗于臨川深可鑒戒或有  
以不調豐城爲不佞迂闊者此不權禍福緩急大小之數  
也蓋一至豐城必擔捐襍一萬有餘合之瑞金不下二萬  
再累數年非五萬不已而民之刁惡足敗官之守決官之  
防是名與利兩失所得者重耗酷刑之孽如何可行不佞  
凡事主退不主進主苦不主甘實亦叅透世情也八月二

十一日不佞復舉一女行第六矣所謂此亦天地蒼生無  
可開口而笑亦無可歛眉而歎三女四女五女強項如其  
父不知將來如何教成吾壻如有湖州之行可攜小女至  
常州見家慈或單車至江西與不佞商確古今亦快事也

...

...

...

常神良家慈施軍車至王西與不封商重高合德共  
父不根株來岐何殘艱吾說岐育獻賦公許何謝小文至

何開口而笑亦無何滋冒而熾三女四女五女既其  
十一日不封野舉一女許策六矣冠爵此亦天賦蒼生

與來卿

去步十月曾兩次作書由提塘至京想已收到十一月甫  
同任有福建脚子過瑞金立等作書已寫大綱付寄想亦  
收到矣家母生齟齒髮落復生可喜之至餘一切詳大女  
書中近作後二僕傳茲寫送一通可釋然其事此種不可  
入書事體以無大關係也僕人止可作小傳若將陳明光  
緣起叙入亦非法且筆下糾擾矣吾婿細審之其法皆自  
史記漢書來無他謬巧不過安放妥當耳觀此便可知前  
明及

國朝諸家僕人傳之非法也張彥遠名畫記曰失于自然



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  
謹細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  
者中品之上謹細者中品之中不佞之文其精與謹細之  
間乎然名畫記不列中下品以下者卽所謂近今之畫煥  
爛而求備錯亂而無旨者是也畫如是文可知矣上曹侍  
郎書一通亦寫送吾婿并觀之可也

與來卿

取同取同

吾壻來書望尊公得江表一道可相近盤桓商訂古文不  
伎觀之如有外放之事大半當在廣東相去亦不遠也或  
得湖北湖南學差亦可至古文之訣歐陽文忠公已言之  
曰多讀書多作文耳然必有性靈有氣魄之人方能語小  
則直湊單微語大則推倒豪傑本源穢者文不能淨本源  
粗者文不能細本源小者文不能大也吾壻于性靈氣魄  
四字上均不讓人勉之勉之在有恆而已至體裁所在亦  
不可忽宋景文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傳之不朽若  
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五經不同體百家奮

興類不相沿前人先得此旨景文此言誠哉作文之要也  
雖然易有易之體書有書之體各經皆然不相雜也卽百  
家之體亦不相雜若一切妄爲之豈可藉口景文之說耶  
譬之橫目縱鼻穢下潔上者人也必橫鼻縱目潔下穢上  
新則新矣奇則奇矣恐非復人形也凌雜之文何以異是  
大抵意可新不可奇詞可新可奇文之體文之矩矱無所  
謂新奇能善用之則新奇萬變在其中矣不佞嘗告陶南  
明經以爲字字有本句句自造篇篇變局事事搜根古人  
不傳秘密法也清如先生捐館合世間又少一讀書力行  
之人矣如何如何

答來卿

劉會昌至十二月始到任得手書并各件俱已知悉前冬有信寄都下想亦收到秋闈之事前數年常與內人言不在此科不佞與吾壻非世間戚屬可比又不佞頗有知人料事之鑒豈不預知之吾壻當早信之也來書需批本韓文知有事于古文矣然不在乎批本蓋批本卽滯于一隅不如不佞略舉學韓文之指吾壻自繹之如一人獨行其衢路曲折皆歷歷可記隨人行則恍惚也作文之法不過理實氣充理實先須致知之功氣充先須寡欲之功致知非枝枝節節爲之不過其心淵然于萬物之差別一一不

放過故古人之文無一意一字苟且也寡欲非掃淨斬絕  
爲之不過其心超然於萬事之攻取一一不黏著故古人  
之文無一字一句塵俗也其尺度則文心雕龍史通文章  
宗旨等書先涉獵數過可以得典型焉若其變化之妙存  
乎一心而已不佞就韓文言之平淮西碑是摹書詩二經  
已爲人讀爛不可學南海廟碑是摹漢人文亦不可學如  
書字摹古之帖若復摹之乃奴婢中重臺也送李愿序淺  
而近俗與于襄陽書俳而近滯釋言窠臼太甚上宰相書  
亦有窠臼其後兩篇天矯如龍矣學韓文先須分別其不  
可學者乃最要也此外可學者大都識高則筆力自達力

厚則詞采自腴而其用意用法之巧勝有不可勝求者略舉數篇以爲體例如汴州水門記節度使是何官銜隴西公是何人物水門之事則甚小若一鋪敘不成話矣故記止三行詩中詳其事業于水門止一兩語點過此是小題不可大作也有大題亦不可大作者李習之拜禹言是也禹之功德從何處贊揚故止以數言唱歎之知此雖著述汗牛充棟豈有浮筆浪墨耶如殿中少監墓志竟用點染法韓公何以有此種筆墨蓋因少監無事可書北平王事業函蓋天地若不敘北平王于理不可然輕敘則不稱北平王重敘則少監一邊寥落誼客奪主矣是以并敘三代

均用喻言使文體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且恐平敘三代有涉形跡是以將納交作連絡存沒作波瀾真鬼神于文者也如滕王閣記有王子安一篇在前其文較之韓公乃瑜珈僧之于法王寇謙之杜光廷等于仙伯何足芥蒂然工部所謂當時體也其力亦足及遠既有此文不可不避故韓公通篇從未至滕王閣用意筆墨皆烟雲矣如貞曜先生施先生墓志不列一事以貞曜詩人施先生經師止此二意便可推衍成絕世之文若列一事體便褻也又如曹成王碑許國公碑盡列衆事以二人均有大功于民生國計其事皆不可削須擇之部署之鋪排之以成

吾之文若一虛摹文與人與官皆不稱也以上意法引而伸之可千可萬可極無量歐公蓋能得之而盡易其面貌故差肩于韓公若各大家各名家均有所得不如歐公所得之多也倘不如此看則歐公之文與凡庸惡軟美之文何別哉吾壻極聰明人能留心於此終身不閒斷定將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望之望之



可五王手錄前二萬里之平公

卷之六

向世若吾計射擊即人指習心無此發良不聞而實不  
與之也世尚不切火自同和公之文典其書思清美之文  
如學厚于韓公落谷大家各名家既育思得不得烟公服  
非淺河平用萬種通海難知公蓋難辨之所蓋思其前  
吾之文若一盤幕交與人與官皆不無也以上意去其而

答來卿

來書言每日讀古文一篇知其法而不知法之所自出此言可見近日功候然由求之過深反不得灑然稍繚緩之則所自出可知矣又言著意合拍著意收束欲法古人而爲古人所攝伏此言甚是南宋以後文人皆爲此病所誤不過爲古文之見存耳治之之法須平日窮理極精臨文夷然而行不責理而理附之平日養氣極壯臨文沛然而下不襲氣而氣注之則細入無倫大含無際波瀾氣格無一處是古人而皆古人至處矣看文可助窮理之功讀文可發養氣之功看文看其意看其辭看其法看其勢一一

推測備細不可孤負古人讀文則湛浸其中日日讀之久  
久則與爲一然非無脫化也歐公每作文讀日者傳一遍  
歐文與日者傳何啻千里此得讀文三昧矣今舉看文之  
法爲吾壻言之譬如史記李將軍列傳匈奴驚上山陣一  
山字便是極妙法門何也匈奴疑漢兵有伏以岡谷隱蔽  
耳若一望平原則放騎追射矣李將軍豈能百騎直前且  
下馬解鞍哉使班孟堅爲之必先提清漢與匈奴相遇山  
下亦文中能手史公則於匈奴驚下銷納之劍俠空空兒  
也此小處看文法也史記貨殖列傳千頭萬緒忽敘忽議  
讀者幾于入武帝建章宮煬帝迷樓然綱領不過昔者及

漢興四字耳是史公胷次真如龍伯國人可塊視三山杯  
看五湖矣此大處看文法也其讀文之妙則無可言當自  
得之而已

新之而已

香正厥矣此大國書文出也其前文之效與無何言當自  
驚與國字耳景與公爲太寬味辨於國人可與斯二由派

答來卿

四月中得書知小女舉男子喜甚當卽專差同常州報家  
慈矣今年吾壻入闈手筆不必求高官卷中無甚出色者  
有書有筆緊切題目便可望中瑞金私礦之案未知福建  
曾否咨部望寄信來今年各用更加困乏春閒有諸相好  
勸刻書彌補尙未動手目下眞屬萬難五月至章門蘭畦  
先生以爲狷者各人便多排擠蓮士先生回籍不佞無一  
語干求而各人復多排擠夫知縣之升遷不過同知通判  
若調美缺不過攘君奪民不佞雖不及古人何至與今人  
相軋因此速返瑞金幸簾差得免稍爲遂意耳柏府諄諄

下問然政事何可盡言言亦何可盡行不佞非前明諸君子惟以訐直爲事者然柏府之意則厚矣子寬在都未知何如竟無一書寄江西何也前年所寄各銀物詢之經手之巡捕錢君據稱交南城縣溫君帶入京而詢之溫君又稱專差家人送至鐵門如未收到必係其家人乾沒耳人情如此可笑然大富貴人所爲亦有同此者亦可笑也

與來卿

往歲新建余生來中州曾寓一書其時公私之迫燕遊之困詩文之煩并來是以屬草稿令余生自寫之余生天質吾壻必深賞嘆然氣未醕學未實于尊公之鑒未知何如余生本有山東河北之行今馬首已東矣便中望一詳蹤跡自前年冬至今不得小女書懸懸之至小女性雖孝謹而負氣好高恐胷中積念深思有不能形之紙筆者遂爾踈濶吾壻以爲何如十一月十三日得尊公書辭甚憤激不佞不得不婉辭致復恐小女聞之不樂故也其事不過八千金古之鴻達君子擲若箇物有之矣然吾壻不可爲



此言何也裴公所助者乃張徐州范公所助者乃石學士  
其人事業文章迥出常輩此爲用財得其當若郭公太學  
之事必其人氣象風格足以照人故不問姓名而與之至  
事後終得其報非如滔滔者也不佞常言宋明以來士大  
夫以儒林之聲氣爲游俠以游俠之勢力爲貨殖以貨殖  
之贏餘復附于儒林若輩心術事爲盡于此數語吾壻豈  
可爲所惑耶况市井之人以飲食歌舞爲交遊以鑽營把  
持爲才智較前所云云之人更下數格吾壻豈可爲所惑  
耶前過新喻往浙江不佞不助行資反有搏節之言并言  
枚臯十七上書古人有先我者折吾壻喜心盛氣蓋知吾

增心性豪奇必有出流之事故痛下鉗錘耳此種作用不  
佞幾于石霜圓昭覺勤子由子寬不能卽尊公亦不能也  
然自此知謹於用財明于擇交則可若一變而爲迂鄙之  
夫非不佞之願矣二月十六日同子寬抵都劉編修芙初  
處得手書痛自抑損後幅書跡潦草恐因不得意所致不  
知少年人改過宜急不宜因有過而頽唐進取宜緩不宜  
因難進而衰颯以可聖可賢可忠可孝可學人可才人之  
資而以貨財科第之心敗之自待不太小乎望元聞甚英  
異尊公鍾愛異常不佞引

見後當由河南繞道一看小女兼識望元或仍窘乏則先



答來卿

八月中得南昌郵筒中書並行省公事狀具知一切因拊  
揣下省未作復書至省後又無河南差可託帶文彙者遂  
至遲遲今文彙托硝差生米司巡檢常州丁小山二兄帶  
行約明年六月到河南恐吾壻懸懸是以仍由南昌遞復  
書也敬去年出京後竭力求退閑地步請金蘭畦先生書  
二函欲于蘇州借銀還常州親友並廖復堂先生祈諸事  
一清在揚州坐書院可仰事俯畜誰知在蘇州無成而常  
州言及退閑竟無可借貸不得已仍爲下車之馮婦可謂  
無謂之至正月至江西三月還瑞金家慈並眷屬留省中

以家慈欲避瑞金山嵐濕氣也五月有調南昌之信已而中止入月至省陳笠帆先生護院委署吳城同知此地稍可息肩養親之暇讀書吾之素願也瑞金前後交務積算一清應交尙可措置吾壻聞之亦爲我欣喜也家慈濕氣漸輕耳目如前山妻往年之疾悉愈慶官從周先生與七弟竟知用力讀書和尙兄弟頑劣異常柔官姊妹讀書其名頑劣則本色也小婿亦安善唯讓泉親家捐館廣中渠家事甚掣肘耳五弟在常州與戶外事不佞設法使在揚州不意秋間卽回常州聞又管開孟河事非吾意也三弟謹慎家用無多易料理也望元認字可卽以說文爲形之

本廣韻爲聲之本則長成後易爲學問宜孫腹中食積三  
弟能治之小女分婉是否得男可寄信來伫望伫望不佞  
閱歷多年大抵人在世途有一分聰明享一分聲名有一  
分度量受一分福澤而根柢自在孝弟其孝弟之道日處  
于薄者不過偏執已見誤聽人言惟有聰明度量則諸事  
歸于厚矣能于此用力則天下事業舉而措之可也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Blank column

與二小姐

前年得手書後至今未得心甚懸懸吾十月十三日江西  
開船各帳未清人間非笑之然爲知縣者窮庶自愧處少  
富則自愧處多吾窮至此無怨悔也十一月初三日到家  
由奔牛至於巷祖母大人甚是喜歡然見子孫窘迫不能  
不動念初八日至城汝母居高二舅家卽日賃房玉帶橋  
移居唯妹妹太多朝夕纏擾柔官略知人事申官瑞官仍  
居舅家小瑞官甚伶俐與柔官隨汝母過日十三日祖母  
至玉帶橋恩恩過年今擬同汝母移居顧塘橋管宅矣慶  
官性情平和吾以官事多故耽誤他讀書然自此有安靜



之日未嘗不可用功也去年四月一家寄居娑羅巷巷對門失火家中孩子方出痘子驚荒奔走致長孫陳孫天殤言之可憫所幸汝弟媳安靜能辛苦次孫榮孫相貌英發聲音宏朗或可有成子由弟鬚全白精神則如四十餘人方官已娶親汝二弟媳亦安靜唯方官信意胡行而子由又極力管教吾以爲方官本無知不可責之太急也五弟家都好歡喜寶三寶從賀先生讀書弟婦生一妹妹名璋官戚姐生一妹妹名蘭官俱聰明三弟婦亦好唯家事瑣碎耳吾正月十三開船二月十六日到京高二舅借一千二百兩應用寄江西一百兩饋親友二百餘兩留家中七

十兩製皮襖一百餘兩還家中債及賃房過年二百五十  
餘兩又在鎮江兩次耽閣各用開發之後止餘一百五十  
兩上路目下又虧空矣來卿科名心急而屢次失意必多  
鬱結此大不可鬱結則氣不舒氣不舒則與五行之衰氣  
合非但科名不稱意一切皆齟齬矣吾卽前車之鑒也大  
抵下場不中式能平心處之反求諸身其人必不久飛騰  
而去切記切記又官卷難中人人所知然則官卷者皆受  
國家深恩享祖父餘福若稍存屈抑怨望之意則上背國  
家下背祖父于科名更有礙此理動而數隨之驗也來卿  
聰明以此書示之不久則中式矣五弟同至京得中式固

佳否則取一謄錄吾願亦滿矣汝身子要緊不可將閑事  
遂日啾唧望元好好照看不可聽老婆子帶領也

合

十

答董牧唐

前月胡黃海書來道及盛意愧悚無已昨白香處得手書  
有進於黃海所言者敬何以得此聲於朋好耶益愧悚甚  
矣先生處己之高進道之勇同志往來久旣聽聞乃以敬  
之無似而先生千里殷殷欲引而教之計其出處虞其乖  
合敬不可不一一陳之左右以當介紹之先覩縷之辭幸  
勿掩耳也敬門族單微先世執君子之行讀書講學不妄  
干時其時人心和厚百物繁阜爲儒者仰事俯育可以充  
繼及敬之長而事漸迫矣不揣迂薄欲求升斗之祿以贍  
其家又恐州縣之官不容疎顛遲之者數載大父棄養先

府君抱疴暑無室可清寒無衣可禦親知勸駕遂赴微官  
不意二年之間遠役黔楚遂換須江上事一月聞先府君  
之訃雖官錢官穀銖粒無虧而前後相持逗遛半載此則  
呼搶之所不能通竹素之所不能罄也葬事未舉旋至悼  
亡骨肉戚好亡喪相繼乞米百家之聚求衣五都之庫弟  
兄奔走不救饑寒半屋之屋以推叔氏十畝之田歸之小  
宗子然三人餬此百口先生觀之敬豈羨九卿之榮冀封  
君之富者乎不得已耳元默之夏注官渝水丞尉生隙中  
部致嫌一牘可以十翻一檄可以百下他人得以扼吭紕  
臂搏裳奪食初以入闈爲停官之計繼以調繁爲遠貶之

法此四年之中所以無一晷之安一事之定也旃蒙之春  
東上象湖士女盛殷禮文亦富中間求盜亭父法獵貧民  
功令所牽解官就質乃復一夫發難羣懦就殲寺門橫尸  
都亭流血老母驚爲盜賊入室大府疑爲反側復生自此  
之後歲上省臺呼之不敢不來揮之不得不去此五年之  
中所以奔走如救頭然俯仰如止心瘁也一舉治行五鑄  
首功都吏舞文意尙未足春明之轉官無望金閭之貨粟  
復虛無田可歸有債難避所以摒擋家室復上西州犯坑  
火而夜行攀繩橋而朝渡也大抵敬自服官以來並非作  
意與世相午不過率性行之以古人之所能望之今人以

士夫之所能望之市井至數四齟齬之後卽不必齟齬之人不必齟齬之事而亦格不入矣事勢至此百舉皆廢馴至烏喙之毒發於繞根鷹視之憤洩於側翅奴隸之所掄擲禽獸之所蹈藉豈一日故哉奇正相循輕重相停極嚴之後必極怠大勝之後必大敗自然之理也然而反身之訓聞之弱年怨天既不敢尤人又不能冬間料量一切奉母東行行止之機聽之天毀譽之口聽之人而已至敬少喜讀書謬思作述行年五十未得要領先生所推非所敢任也拙集復更定數處意欲并二集及詩改刻之今先呈原刻以求大教舟車甚便時惠德音伫望伫望

答董牧唐

往歲奉手書并徵拙藁適無副本候西原太守南康來索  
得一部寄呈並附報書由周西廩處交貴縣俞君澄炯轉  
寄想采覽矣先生結廬山水勝處嘯歌古人仲長統樂志  
之言稽叔夜養生之論兼而有之敬從塵埃中仰望真如  
天際乃昨者白香見過攜所惠臘月八日書復拳拳於不  
佞何處已之高而待人之恕如此耶令兄春江孝廉遺詩  
格正氣和可想見其爲人何以中道淹忽不勝愴然敬幸  
附青雲而生平未得一見猶幸得見遺詩於身後如朝夕  
相接也王梅生係在都中兄事之人觀其序可以知交春



江之道矣敬四十後方學作文海內大君子碑銘以朋舊  
之故不敢辭然較之古人真所謂無能爲役朝議公墓志  
如不棄鄙賤卽寄狀來近作伊光祿祠堂銘錄本奉寄過  
不及處祈示之今年正月中遣五舍弟侍家慈回常州秋  
間或有黃山之遊當圖相見也

與胡竹村

昨論及劉君端臨攝齊釋有不可解者二說文攝引持也  
齋纒徐錯曰歛衣下也此爲攝齊正釋劉釋攝爲整與引  
持義不逕庭耶論語何不書整齊而書攝齊耶古者衣與  
裳皆有齊衣有大帶束之再加鞶帶齊止掩裳腰不待整  
裳正幅襞積下垂亦不待整此劉釋于字義不可解也劉  
釋此章引聘禮今考聘禮賓執圭自門入三揖三讓皆執  
圭若于公升二等之後賓忽伫立自整其齊此于儀得毋  
偵耶且聖人左執圭耶右執圭耶此劉釋于禮文不可解  
也近世學者說經多此類敬竊有疑焉聖人之經豈在立



與胡竹村二

蒙詳示劉君端臨攝齋釋學問之事貴相往復來示何言之謙耶敬說經不敢有偏見不敢有爭說請陳其愚惟是正焉士冠禮再醮攝酒注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有司徹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有司徹不言猶者蒙士冠禮也是整爲攝借義非正義也凡文正義不可通方用借義酒不可言引持故以猶整釋攝以撓釋整撓于整義不應故復以洗益申之古人釋經精密如是豈可舉擘一借義附之他經耶齊則可引持矣論語何取乎借義耶若可以猶整釋攝齊撓與洗益亦可釋攝齋耶此所不敢從也又士

冠禮有司徹攝酒下皆注曰今文攝爲聶蓋聶有就義故  
與攝通就有附義故與牒通若展轉引之豈說經之道耶  
此所不敢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  
發氣怡焉再舉足又趨注皆引論語正文此劉君所據也  
然有不可解者五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以聘禮言  
之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闕鄭以朝禮言之  
是論語此章首節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非專爲聘禮攝  
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聘禮記執圭入朝鞠躬  
焉疏入廟門也鄭不引論語以廟門與公門不可混也是  
論語此章首節益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益非專爲聘禮

攝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過位一節聘禮記無  
其文以論語次第言之若釋首節爲入廟門則廟門之內  
賓主皆在位不得言過位若釋首節爲入大門則與鄭注  
入廟門之釋不應且聘禮庫門內卽東行不過外朝治朝  
之位過位節指何地不可解也賓入門皇注皇自莊盛也  
自莊盛不得釋圭而整齊升堂讓注讓舉手平衡也舉手  
平衡不得釋圭而整齊不可解也聘禮記記升堂之儀如  
此之詳不記攝齊不可解也記下階與降一等不同文記  
再三舉足則趨與沒階不同文雖強比之可通其義焉然  
聖門何必爲此強比之經文不可解也鄙意儀禮各記以

爲出于子夏者未必然自以顏氏七十子後之說爲信夫  
曰七十子後則通秦漢言之矣其作述豈能與論語本經  
抗行卽如論語以入公門章爲朝執圭章爲聘甚次第自  
聘禮記勦入并作聘禮致出降一等之下又追記執圭次  
第全紊雖注家強爲分別而罅隙顯然論語最精密無此  
法也其諸古者朝聘之儀多相通故聘禮記勦入公門節  
并攝齊二節其不相通者則不可勦故過位一節無文也  
高明以爲何如耶至劉君發此解亦潛心讀書而得之敬  
指爲立新義者此章包注主朝禮包氏建武時人在鄭氏  
前二百年自唐宋元明至

本朝諸儒皆承包義故謂鄭氏于包氏立新義劉君于古  
今各注家立新義耳惟留意焉

無錫宣穎達麗中

同校

吳縣徐敦仁愛杉



其後

三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大雲山房文彙

補編目錄

南宋論

佚

蔣子野字說

博婦

答莊珍藝先生書

與衛海峯同年書

上秦小峴按察書二

佚

上座主戴蓮士先生書

上陳笠帆按察書

與王廣信書

秋潭外集序

沿霸山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小河馬氏譜序

羅坊鄉塾記

西園記

曹孝子傳

書圖欽寶事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佚

朱石君尙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臯文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山川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山川

蘇州府志

卷之四

蘇州府志

卷之四



蔣子野字說

鉛山蔣心餘先生之孫權伯名其仲子曰志份字子野而言于陽湖惲子居曰說文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臣錯曰文質相半也今論語從古文作彬志份今之人也今之人與其文勝而史毋甯質勝而野乎故從今文名曰志份字子野先生其爲之說子居曰權伯之言盡矣吾何加無已則請陳字說之始末以爲志份進何如古者冠而字字有字辭卽祝辭也漢之後或移之詩或移之文至南宋而字說遂甚行嘗有一人之集多至數十首者夫一世必有數十人能文一人能文必有字說數十首

何不憚煩若此哉其美者不乏惡者如腐粟然體敗而精銷亡矣將以爲實乎則是如腐粟者自治之不給而焉能給人以為名乎則自一世而積之自數十人而積之自數十首而積之嘻溢矣然抽卷則知其名掩而問之士人有不知者若夫匹夫匹婦目不與簡牘相接聲不與文章之士相聞至性所爲照耀日月百世聞之皆爲起立是故美言不足以章身美譽不足以飾人君子之道自盡而已心餘先生在乾隆中文質皆有以自見權伯教其子盡於心餘先生求之若吾之碌碌者無足以云感權伯之意故畧陳之如此

博婦

武進游民陳以博破產朝夕不繼妻頗有姿首嫁時衣飾久償博負矣陳復泥索之不已妻曰存一銀簪耳昨落牀下陳卽睨牀下得簪笑匍匐入妻隘其出撻之走至母家無何遂死丹陽賀生亦好博妻束氏善持家賀所破產輒陰贖之寄母家後賀產盡從妻之母家居一日于市場縱博輸其褌遂裸而返束氏恥之終身不與言而日治夫饌甚謹衣冠皆手料量之夫死攜其子與寄產還賀宗爲富人

惲子居曰吾於束氏見陳平狄仁傑之爲人臣焉雖然二





答莊珍藝先生書

珍藝先生閣下往歲八月之下旬得賜書喜甚至所獎云云敬豈敢任邪敬年二十時常有志於古人後年益長大世界益逼頽然俗人耳今又以不嫻強作吏而諸事叢脞至與負販兒爭短長其何以見有道君子邪敬方自慙之不暇而先生大進之敬不得不易慚爲懼非特慮辜先生且慮吾黨以先生之言爲然而深待敬是先生之言不實於天下也雖然不敢以不勉何也敬二十時不知後此之日下有今日也自二十至今二十五年耳又安知後二十五年不日上如二十時邪是先生之言未嘗不可實於天

下也敬不敢不勉也十二月望前回縣行臺省俱以方外  
待之若束縛少弛敬所以實先生之言將於是乎始春寒  
惟一切珍攝不盡及

且城言黨以次主之言爲然而點林漸欲求  
不無而次主大與之端不斯不長漸爲非非  
全與負難泉年誠具其所以良許庶許千深如式以  
想事益事嚴然谷人耳今又以不剛點非更而前事竟  
二難登城玉帶痛乎二十部黨自志然古人對平益是  
劉楚式主問不封人氏之不回點點喜財至相與



與衛海峯同年書

海峯大兄足下十月中得所賜書以年伯六十壽序見屬  
鮑畹香茂才來書亦屢以爲言敬已諾矣因官事不暇及  
今兩月餘深以負此諾爲愧然不敏之見有不可不爲足  
下告者足下如不以爲狂愚請得畢陳之壽序非古也其  
原出於唐之中葉天子以所生日爲節賜天下醺而臣之  
諛者臚功德而頌之今世所傳賀生日表皆諛者之詞也  
浸假而用之以諛權貴有力者浸假而有位大君子亦諛  
之浸假而大君子亦受此諛以爲固當於是販夫販婦牛  
童馬走苟有年必有諛者爲之壽苟爲壽必有諛者爲之

功德之言此非黃帝蒼頡以來書契之不幸也天下之勢也然自唐歷宋元至有明之初其文無一傳者何也違心之言澆忍齟齬必不能工工矣而羞惡之心不泯則逸之而已正德嘉靖以後士大夫文集始有壽序之名爲詞要無可取震川先生有明文格之最正者集中壽序八十餘首皆庸近之言稍善者以規爲諛而已不諛者未之見也本朝魏叔子多結交淡泊奇瑋之士爲壽序抑揚抗墜橫驅別驚力脫前人之所爲然不諛其事諛其志要之亦諛而已夫震川先生魏叔子近世所推作文之巨擘也而尙如此其他則又何責焉且今之壽序不經之甚者有二曰

名稱曰有事白虎通云伯者長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兄弟長幼之義也父之舅弟爾雅曰世父叔父至漢尚沿之疏廣疏受父子並爲師傅是也晉人始去父稱叔王濟曰始得一叔是也於義爲不可通姪者女子對姑之稱唐人始稱姪男於義亦爲不可通今天下於父之友皆從而伯之叔之姪之同歲者年之同官者寅之同學者世之士大夫之口嘈嘈如市儈之相呼不可訓已尺牘往來苟且從俗已不足稱况筆之於序記雜文是何說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至賢不肖相去其等不啻累千萬而上下之今壽草野者非嚴子陵陶元亮不足名其高也朝廷

之臣非寇忠愍范文正不足爲其任也彼四人者所遇之時所行之事於今之天下何與哉敬與足下交至厚也故敢陳之如此足下如然之則敬向者之諾非季布也以爲出蘇秦張儀之口可矣如足下以敬稍知作文次第謂年伯高行宜一表白之則是書之力未必不足以垂之于後惟足下裁之

蘇玉節曰敬稍一計其出於黃然不同敬致作文  
敬向者之諾非季布也以爲出蘇秦張儀之口可矣如足下以敬稍知作文次第謂年伯高行宜一表白之則是書之力未必不足以垂之于後惟足下裁之

上座主戴蓮士先生書

惓敬謹上書蓮士先生閣下敬與弟子籍二十五年於茲矣中更多事從遊之日或及四五年而一遇今且幾及十年前者伏聞騶從南還走千五百里以冀速見在先生久諒其無奔走之習干謁之私敬又非敢妄附古人高義忘其卑陋與國家修政用才之說所以急急如此者何哉竊見先生爲修撰之日有侃然立身之言爲侍郎之日有淵然籌

國之言然敬之迂愚未敢遽以爲必如是也及至新喻五年而聞之欣然至瑞金四年而聞之益欣然昔人云欲知



宰相賢愚視天下治亂今天下事已定矣敬以  
朝廷嘉慶七年後之設施推之先生嘉慶五年前之計議  
如軍籍之賞罰計簿之裒益刑書之輕重吏職之進退均  
有可意得其符驗者固知

聖神作述權不下移而陪輔遺忘增繼

高厚今無有人居先生之右者夫揣測之心可極至微盡  
至廣天下後世必以爲知言此敬之所願見願見者也且  
敬之在門牆蓋無以自拔于衆人者見爲才則投之多齟  
齟見爲德則守之多差池終至名位後人事業瓦散然而  
先生視之加於顯名高位盛事大業之上則號於衆曰

氣節之士再則號于衆曰鴻達之才往者西山中侍坐終日所以期之于道藝者益進之以不敢承不敢冀之言此敬之所以願見願見而爲之至今不安者也悽悽之忱不覺颯縷惟曲諒之回縣後事尙平甯惟無暇讀書又筋力智慧皆不如前恐終于無成常深悚愧耳七月十九日憚敬謹上

卷之十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醫聖下收節忍將千想以滋聚刺則耳七月

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聞數

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悲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悽悽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旛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如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

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  
問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興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  
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  
儒者又疏濶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于理有可信者和則  
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  
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  
之政亂氣也今

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  
時主議者以爲

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

嫁不如歲凶之慎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

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

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

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  
歉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  
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  
者行令如救火辨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  
爲和平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  
貧江西之政亦日冗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  
民情無勿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旣達而  
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  
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取取給足  
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

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

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闈而夕得

旨者何憂其不達邪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院司之權院司懼府州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大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卽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



之千餘人排筮三十三萬人雖不至遍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况告訐鑽刺之風大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卽如萬載之部案以

大清之民居

大清之士爲

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獻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謨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

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卽如粵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媳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媳之姦不實而粵都之是非惑矣卽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煨煉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煨煉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也敬所謂民情旣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卽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顧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

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  
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慙且愚則請繼  
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邪不可用邪皆敬之幸也  
已二月二十五日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而對之對不勝

前樂安之學非如矣其部當率皆如以敬勉之志其其  
矣補取樂安之治察其則其學非如已則其其其其  
餘敬之學不虛矣以爲餘敬之學不實而學道之學非如  
敬之學也而補其學之學非如矣敬之學不實而學道之學非如  
之學員映泉而補其學之學入其士皆不映泉而補其下

與王廣信書

簞山先生閣下前月旌旆駐南昌先生所以慰藉敬者良厚甚感甚感承命作西園記幕府豪雋海內賢士大夫衆矣而以屬不肖不肖雖庸劣何敢固辭然竊有復于先生者記之體始于禹貢記地之名也考工記記工作之法也坊記表記樂記檀弓記言記事之法也其體當辭簡而意之曲折能盡之是故退之畫記汴州水門記其正也子厚入記正而之變矣其發也以興其行也以致雜詞賦家言故其體卑其餘唐宋元明諸名家作記如作序如作論而而開其始者亦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是也退之守袁州不

能至洪故爲文不得不如是今先生所築之西園敬未獲于燕間之日與先生銜盃酒彈琴賦詩逶迤遊處其閒若是則所作之記亦如新修退之滕王閣之記而已夫滕王閣一也三王作賦序記于前退之作記于後可言者三王旣言之矣退之恥蹈之故破壞文體而不顧蓋陳陳之惡甚于破壞如不羈之士尙可與言而臚顏恰高齒展挾免園册子論古于大雅之堂未有不粲千人之齒者也夫退之于三王若是今敬後退之千餘載西園去滕王閣七百里而爲記乃蹈退之其粲千人之齒又當何如然而西園者敬固未常至也則欲如子厚之入記有所不能如汴州

水門記有所不能如畫記有所不能今所呈本不得已之作也而文采又劣甚先生庶諒其謹慎而有以教正之六月十八日憚敬謹上

目下本朝科第

科舉之法

本朝科第之法

秋潭外集序

敬爲縣官於越東及南楚幾及十年常意汲長孺恥爲令  
其生平伉直而已而古者聖賢豪傑皆屈身爲之於是欲  
於其閒求深博非常之士以圖爲天下之故夫天下者縣  
之積也未有不能治小而能爲其大者乃久之而於越得  
一人曰李廣芸許齋於楚得一人曰彭淑秋潭許齋爲人  
和而詳其治一以休息爲務秋潭沈毅好切言高論所歷  
崇仁弋陽瑞金吉水浮梁振綱舉凡釐條搜目祈於大適  
而後已二人皆喜學問能文章許齋與敬無交獨於衆中  
察其爲人之所以然秋潭於敬過從無時所言皆相勉以



不及然秋潭獨身在楚十有九年不遷許齋則公卿多引  
重

天子亦不以常吏視之雖止遷軍司馬假守大府不可謂  
得行其志而秋潭益卑滯矣秋潭得上考且滿三年復不  
遷奏換臨川其子弟與及門刻其爲縣官雜文曰秋潭外  
集敬讀而悲之以爲吾秋潭而所施止於如是後之人見  
其書當亦有所慨然也已

沿霸山圖詩序

余少讀退之南山詩及子厚萬石亭記小邱記喜其比形類情卓詭排蕩及長始知其法自周秦以來體物者皆用之非退之子厚詩文之至者也莊子曰芻狗之已陳也行者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昔人之已言其諸亦能言者之芻狗乎瑞金多石山往往一石爲一巒一石爲一嶺一厓惟沿霸諸山皆千萬石爲一巒一嶺一厓余數過欲狀之終無以自別于退之子厚之所言者爰使戶曹史賴穀分爲十圖以盡其勢而余與諸同志舉觴而詠之至退之以重望自山陽改官京曹方有大行之志故其詩恢

悅子厚負釁遠謫故其文清瀏而迫隘余小生樂志下僚  
所言亦有相稱者焉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字達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是辜

詔旨也敬時吏於浙聞而賢之四年敬請檄吏部復往浙就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敘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勁菴先生與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壽子孫於燕間爲會以衍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尙古昔於是知達甫之賢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束修自進曰吾將以爲天

下也一旦宦達矣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謀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已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耶達甫未通籍其高尚宜矣如九老者當求其治民之道勤慎爲國之意所以不愧去者何在不當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之織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嗜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失之鄙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敬今仕宦方始恐進退皆負無以復見達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達甫之益我也已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攝山在金陵迤東四十里江總持樓霞寺碑曰山多藥草  
可以攝生故名曰攝山莊達甫遊而樂之爲攝山采藥圖  
其友憚敬子居爲之序序曰吾始聞達甫之名于張臯文  
臯文不妄譽人而以達甫爲有道之士及見達甫其貌克  
然其色油然而其神端然若有不可干者更七年復見達  
甫克然油然者猶是而窮窮然而歛休休然而止達甫於  
道其益進耶吾聞古之有道者其血脉心志事爲無不治  
也故年壽可至大齊記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能  
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是也至秦漢方士乃有

不死藥之說是故由至人言之以人治物之生也由方士  
言之以物治人之生也以物治人之生必其生本不全生  
本不全則物之能治與不能治俱在不可知之數矣是故  
以金石或暴吾氣以禽獸蟲魚或亂吾神以草木或瘠吾  
形槁吾藏自有方士以來效可觀也列子曰肆之而已勿  
離勿闕莊子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彼二子者于  
道未爲至也然言養生若此無他說也達甫志古之道躬  
敦潔之行其于二子不相師也而豈爲二子之不爲者耶  
雖然達甫之于世蓋泊然矣陟山之高循水之深此圖其  
有所托耶抑性情有得乎此而不能喻之人也是又非吾

之所能盡也已





小河馬氏譜序

敬年十九從先府君授經小河馬氏後十年子寬從而子由復往授經故敬兄弟於馬氏多同舍生及受業弟子嘉慶二年馬氏修其宗支譜徵序於敬按譜明永樂中始輯迄今凡十一修矣敬爲之條其前後去其衍復得若干卷序曰小河著姓王氏馬氏爲最王氏凡二十一望或自殷或自周或自齊自魏今天下多冒太原瑯邪嶺矣馬氏專望扶風自趙將馬服君然馬適氏馬師氏乘馬氏騶馬氏馬矢氏世無有行者其諸皆冒馬氏歟今小河馬氏由小河而上之爲臨安由臨安而上之爲和州由和州而上之

爲扶風皆明白有原委其自馬服者爲猶信且其譜自扶  
風至臨安爲繫以屬之而表不及焉以爲不可盡信也自  
臨安至小河爲繫以屬之而表及焉以爲可信也夫以遠  
爲不可盡信以近爲可信則譜信矣譜信而後宗無滄宗  
無滄而後子孫可以親可以殺可以孝弟此不易之理也  
蘇洵氏之言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夫所  
謂孝弟者其究極何哉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  
祿則率仁義以化其官如是爾矣敬旣與馬氏交又善其  
譜之可信故推其義如此

羅坊鄉塾記

自北宋以後天下府州縣學之師皆注於吏部弟子則提舉遴而進之期會考課皆束以官中三尺之法故其敝師與弟子相羈縻而已書院盛于南宋師弟子皆有道德者聚同志以爲學其後大者屬之行臺省小者屬府之守州之刺史縣之令長師多得之游揚請謁弟子以當事者之好惡爲去取往來其敝也不歸於盡廢不止新喻緱山書院始於康熙三十二年有屋二十楹田二頃其所入不足以豐學人又以年久規法多損失縣之士李世輔等請建鄉塾於羅坊凡鳩資若干萬買田若干頃爲屋若干楹鳴

呼世輔之意則善矣然有不得不爲世輔進者大率府州縣學官學也書院私而歸之官之學也鄉塾私學也官則其情易疎私則其法易紊豈可不思其卒哉且今之程於學以爲之等者經義詞賦策論而已其善教之則經義詞賦策論皆可以驗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所得不然又何取乎是哉爰爲之定其條教之有益者而爲之記

西園記

敬行天下山水浙西嚴陵江上最爲清遠其山南至衢州西折入廣信衢州之南廣信之西山多赤而瘠無夷猶澄徹之觀唯廣信清遠如嚴陵江敬前自浙往貴州過廣信樂之今不至已十五年而朝暮之頃開櫺拓幔巡廊廡涉籬落常若有廣信之山遇于吾目中者諸城王簣山先生以曹郎出守是邦因事至南昌過敬言及廣信之山且言治西有廢園周幾五百弓多古樹暇日稍理之窪者爲池高者爲山爲亭一爲廊一爲草堂三左右雜蒔花藥羅羅然而古樹數十章亦如得知已遇勝遊濯然有異於昔堂

之四圍皆山也顏之曰見山常與有性情能文章者遊詠  
其間而以記屬敬敬思子瞻凌虛臺記近于傲子厚永州  
新堂記近于諛傲與諛皆非也然子厚比政事言之子瞻  
感慨廢興而已豈非子瞻爲失而子厚爲得邪夫守令未  
有不宜于民而可自逸于山水者簣山先生至廣信未幾  
而治行之善達于遠邇敬知四圍之山不騰笑于堂上矣  
遂書所言而爲之記

西漢人言漸出之南言計之西山之志而嶽無夷嶽也  
遊行天下山水西羅剎王土景含書藝其山南至龍嶽

曹孝子小傳

曹孝子名良輔陽湖人幼孤父遺屋一間孝子業薙髮養  
母母病聞人言縣西觀音山有仙人草能治冒大雪走厓  
下求得之母病愈更十年復病孝子復往求恍惚見僧伽  
藍所事觀音尊者謂曰汝母不起矣汝孝菽聽持去然無  
益也此後三年汝當來吾所孝子得菽持歸母已氣絕鬻  
屋以葬因寓其姊之夫家三年而孝子卒鄭清如先生曰  
仙人草華于雪中華赤者黃金色爲緣白華青綠生厓石  
隙子弟妻爲父母爲兄爲夫求皆得之他不能得也

論曰世多事觀音尊者敬嘗觀法華普門品直喻言耳元



沙門以爲見優婆夷身益飾妄不可信然孝子所感何哉  
誠之至則物生焉天地之道也錢塘天竺山自宋祀尊者  
無虛禱以天下人之心信之至七百餘年其應宜矣敬子  
是知聖人之所以動天地致萬物者亦非有異道也

書圖欽寶事

乾隆四十六年同子馬明生煽亂事未起就禽送蘭州獄其徒蘇四十三統賊數萬來圍城涼州總兵圖欽寶以兵三千赴援不得入圖欽寶者索倫人從誠謀英勇公大學士阿桂平大小金川宿將也時布政使王廷贊率民兵固守誅馬明生於堞下賊氣懾攻不利退屯城西南黃華山山東塹深澗澗東爲龍尾山尾注澗身環城南迤而東圖欽寶乘賊退入城復出營龍尾山扼賊衝要賊不敢攻城戶部尙書和珅者始用奉

命視師至軍之日促戰圖欽寶諫不聽跪而請曰賊氣尙

盛兵過澗澗斗絕不可退悉糜爛矣總兵已諜探山後路

兵得貫賊屯由山後歸乃可今謀未反勢必敗且事重

上會遣大將軍來大將軍者大學士阿桂也和珅聞圖欽

寶需大將軍遂叱曰汝梗令邪明日不戰吾斬若矣圖欽

寶起至軍門泣曰死耳如軍事何旣明日率五百人過澗

賊披靡轉戰益深隔山望塵空益遠賊嘩甚壯勇侯海蘭

察遂望塵空奪入期拔出圖欽寶圖欽寶已盡沒而圖欽

寶所遺謀適至乃力戰自山後路還入城是時和珅立馬

龍尾山觀戰賊伏精騎襲之龍尾山大營隨和珅入城城

復閉後大將軍至斷黃華山汲道賊亂連戰破之禽蘇四

十三而購圖欽寶尸卒不可得得所服禪招魂以殮軍中  
皆下泣焉

十三而舉國於寶以卒不問其命與否其取也緩而中

朱石君尚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阜文

有大比丘出閻浮提得自在身于是身中因心爲因緣眼  
爲緣和合諸色日光月光及燈燭光照上照下大千世界  
所有衆生生滅顛倒有色住色有想住想無色無想住無  
色想因生得住因住得生如是生住亦俱變滅如是變滅  
復爲生住於是比丘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無生法生旣  
無有無亦歸無于無無無我生衆生一切自在吾問比丘  
生旣云無觀于何着眼觀住眼心觀住心心眼住觀復非  
無義譬如如來住世演教五十六年其住世時生則爲有  
有則非無若言此生于無無中因無忽有卽此忽有已非

無無若言此生于有執有亦歸無無當其未歸已定爲有  
若言此生卽有爲無卽無爲有非無非有已將無有對作  
因緣于無無義亦爲歧誤是知比丘無生之說無有是處  
有大尊師隨九種仙跨月躡日入人間世子人間世見諸  
種種不淨因緣守尸鍊尸作逆理法常于屏處授受祕密  
妄語坎離作諸譬况令被徒衆如入千門重疊屋壁迷不  
得出豈知有形終于腐朽雀鼠五年鵲兔十年如是相乘  
及百千年百千萬年各有因緣非可強者其中能智不爲  
戕損或加節養于定數外得更延久如何祕爲長生妙訣  
又或矯說殺生長生學死不死以此貪戀遂成墜落心觀

眼遇涉諸魔怪于是尊師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長生法以形納氣以氣納神神得氣得形得委脫合體虛漠爲性命根先後天地無不存者吾問尊師長生之理旣同虛無虛無無體無形氣住則此形氣必非長生如何又言納形納氣若言形氣歸納虛無形氣旣無已名爲死若言性命不立形氣形氣漸泯性命長生則彼凡夫亦同漸泯如何不言性命常在若言性命必修鍊成始不隨形同歸漸泯則此性命純藉作爲于其本體虛無之說亦爲歧誤是知尊師長生之說無有是處惟吾導師大人先生隨衆生生心生形生無障碍法如微妙華生大雪中胚胎蓓蕾應時



怒茁上下參差因風動搖日喜露歡一切因緣如是如是  
如陂陁石安着大地水沃不入火藏不蕪雲蒸濕浮苔妍  
草英歷落布濩蘊積金寶光怪發鬱一切因緣如是如是

無錫宣穎達麗中

同校

吳縣徐敦仁愛杉

先祖大雲山房古文兩集共八卷咸豐庚申歲家藏原板  
燬於兵燹今念孫重刻於蜀又行笥中携有尺牘一卷附  
置於後其通例向刻卷末今列於卷首以便省覽同治八  
年秋七月孫念孫謹記